澳門聖若瑟中學留港校友會

會訊(雙月刊) 第 **59** 期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

香港銅鑼灣加寧街十號海威大廈 2 樓 B 座

電話：**2881-8373** 傳真：**2363-4623** email：**emily@tingsun.com.hk**

網址**: www.xanga.com/macaufriends**

Flat B, Marco Polo Mansion, 2/f.,10, Cleveland Street, Causewaybay, Hong Kong

會長 李萬益 • 副會長 林慧儀 楊國興(兼財務) • 秘書 黃潔鋆 黃光聯 • 財務 周華根 • 公關 陳素娟 •
總務 關恆昌 • 康樂 鄭詠儀 • 稽核 甘蝶群 • 委員 楊志毅 唐錫斌 黃宛平 陳素清 蔣貞元 官一青

同學會活動

＊ **會長** 萬益及全體委員熱烈歡迎下述同學加入本會為永久會員。

廖昌　赤社 **1964** 年 男校畢業

廖昌同學於二十多年前遠赴加拿大溫哥華就業，距上次回港探親之期，已二十二年了。 在加期間忙於事業，故對聖中留港校友會所知頗少。幾經轉接才從校友會的舊會訊中找到我們。最近他伉儷回港並抽空參觀了我們的會所，後由楊國興、楊志毅、黃潔鋆、黃光聯、周華根、林慧儀、李萬益等招待午膳於東湖酒家。

＊ 本屆週年大會訂於十一月七日星期六假座香港 **3C** 會舉行。據說今年餐券銷情頗好，希望天公做美，讓大家有一個愉快的聚會。

會友隨筆

牧海星沉

蘇軾詩句有云：「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林家駿主教不幸痛於本年七月廿七日，息勞歸主，瀟灑地走完輝煌璀璨的一生，無憾地劃下人生最完美的句號，優雅地譜完了一生最悠揚的樂章，不帶走一點雲彩，只留給我們無限的追憶。噩耗傳來，曷勝悲慟。

林主教畢生事奉天主，以牧民為本，以教會為家，鞠躬盡瘁。對國家民族，澳門教區的豐碩貢獻，拓展林家駿時代聖中的巨大建樹，非勳章及筆墨所盡能表贊。其辭世牽動全城，足見其在城中的崇高地位。於澳門，教區及母校青史上肯定萬世留芳，聖中人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家長，椎心之痛啊!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寫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正好是對林主教高尚情操之寫照。

為懷念主教，我謹以柚毫泫墨摘錄與主教在一起時之三兩點滴，一紓己懷，並申哀悃。

移民來美前，某年，聖中留港校友幾位委員與我應羅玉成校長邀約赴澳一行。校長設午宴於氹仔一酒店內歡宴我們，林主教在百忙中撥冗蒞臨共膳。席間，主教對我們說道:「您哋乜嘢珍饈百味都食唔少，乜嘢未食過吖。我們今日共聚一堂同枱食飯，意義不是食飯二字咁簡單，是緣份，緣份把我們團聚在一起才能同枱食飯，您哋話喺唔喺吖？」箇中哲理，給我上了寶貴一課。誠然，我們有幸亦有緣曾受教於其門下，耳濡目染，獲益良多。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感恩之心，未敢稍忘。

二零零六年五月上旬，美加多位校友及我在闊別母校四十餘載後專程買棹回里拜訪羅校長、副校長、陳既詒老師及各老師。拜會林主教是此行重點之一；斯時，主教已榮休。抵達澳門第一天，下午我們便到望德聖母堂其寓所拜訪他。主教早已站在門口，放下身段，笑容可掬，一臉慈祥，歡迎我們。逐一與我們親切握手。輪到我時，他一口便講出我之名字，笑問道：「維勇，你做乜鬼呀，失蹤這麼多年，去咗邊度?」溫暖之手直把親情溫情全送入我心，不禁兩度泫然。寒暄一番後，我們在聖母堂前石階上來個家庭大合照。是晚，主教於新花園附近一酒店內歡宴我們，除羅玉成校長、鍾、郭兩位副校長、陳既詒老師、黃就順老師、薛萬雄老師及現任老師們外，各地校友携眷赴會，人數過百，場面熱鬧感人。

林主教致歡迎詞時，談起往事，如數家珍，朗朗上口，記性如昔。還是聲如洪鐘，優雅幽默，談笑風生，莊諧並重，極強之說服力，快而準，鏗鏘有力的辭令，現場掌聲及笑聲此起彼落。我們渡過了一個既和諧又溫馨的晚上。

在我們訪澳三天中，大小聚會，主教幾乎全部賞面出席。席間有時還高歌一曲，其欣慰愉悅心情，視聖中人如子侄之情懷，不言而喻。可惜，此情只能成追憶。

二零零七年中，陳將之學長與我在港會合潘漢賢及陳素娟學長聯袂到母校拜會羅校長及各老師，當然，主要行程是拜訪林主教並專誠請其到漁人碼頭午膳。是日赴會者有黃就順老師伉儷、薛萬雄老師伉儷、譚振奇學長伉儷、鄒國寬學長等共廿多人。林主教到達剛坐下不久，便笑笑口起身從口袋內拿出一疊利是，邊行邊派予每人一封，派完後便坐回原位。不旋踵，再度起身又從其口袋內拿出利是再派，我們都說：「主教，剛剛已派過了。」他莞言道：「係咩? 年紀大了，冇記性。」可見其記憶力是退步了。惟每談起舊事，還是沒有落差。午膳完畢，我們便到其聖母堂寓所再叙。談起昔日某某同學時，主教便從其書桌上拿起厚厚的相部給我們看那位同學之生活照，記性依然不減。當看到陳將之學長的胞妹相片時，主教又從懷中取出利是一封交給將之兄說道：「我第一次到台灣時(註:將之兄及其胞妹是從台灣到聖中就讀的)，人地生疏，多得您妹妹作响導，非常感激，呢封利是記得交俾佢。」如此一樁小事，主教都惦記於心，經幾十年而不忘，可見其感念之心，表露無遺。是晚，漢賢兄與我宴請林主教、羅玉成校長、兩位副校長、陳既詒老師、陳既平老師、黎勁雄老師及現任幾位老師，主教還特別點了一道馳名遐邇的金錢蟹盒，一口氣吃了兩個，讚賞不已。天下無不散之筵席，那晚一別，很不幸，從此就失去了一位開明、隨和、溫良、摯誠及最為聖中人所敬仰的大家長。

套用陳既詒老師所引喻龔自珍的詩句：「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深信春泥永遠蔭庇芬花芳卉繼續茁壯成長，綻放更馥郁的幽香。

哲人其萎，大愛長存，當我們緬懷主教的時候，遙看繁星簇擁的晚空，有緣份，從閃爍的群星裏，定可找到主教的靈踪。

夜幕低垂，窗外蟲聲唧唧，池畔涓水淙淙，瑟瑟晚風輕拂黃葉，吹落瑩瑩露珠，悄然消失在草坪中。舉頭遠望，月色朦朧，霧花難辨。低頭思遠，百感交集。走筆至此，驟覺揮毫為艱，不能自已……但願林主教優雅的身影偶爾從蓬萊駕鶴來入夢。

（一九六零上社黃維勇書於洛城）

別了，林主教！

二００九年七月廿七日下午，接到了校友會的師姐來電，她說：“十五分鐘前，林主教逝世了！”要發生的事始終發生，心中落寞難過，纏繞不去。別了，林主教！

七月卅一日上午，在澳門大廟頂主教座堂外與校友會諸委員約定聚面。十時林主教的靈柩車到達，置於教堂祭壇前，以備公眾瞻仰，早上教堂出席的人數不太多，在黎主教主領的宗教祝禱後，是瞻仰遺容儀式，我追隨師姐委員，緩步前行，步至靈柩之前瞻仰遺容。 林主教一臉安祥的躺着，但比生前瘦削得多。步出教堂，見兩位師姐相擁而泣。下午三時才是林主教舉

行的大禮安息彌撒。我與校友會一眾師兄師姐先行前往午膳。

下午三時的主教座堂跟早上不一樣，擠滿了人群，校友會預留的座位不夠，我好不容易在最後一排找到一個位置，稍後，整個教堂都坐滿了人，在後排教堂入口與兩側走廊都擠得滿滿。安息彌撒是由黎鴻昇主教及陳日君樞機主持。 教堂內，我坐的位置很悶熱。 宗教儀式展開後，我把林主教的紀念刊打開，上面寫道：「林主教是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名譽顧問」、「澳門第一位華人主教」、「他曾經多次獲得政府嘉獎，葡國總統頒授的榮譽計有：殷皇子軍官勳銜、殷皇子十字勳章及基督勳銜。回歸前澳葡政府頒授給他甲級勳章。回歸後特區政府頒授金蓮花勳章。」

林主教在澳門社會是獲得肯定的成就和認受性的。我抬起了頭望向莊嚴的教堂祭壇，主祭者讀出了林主教的簡歷，說：“林主教是 1953 年晉升司鐸，但是，林主教從來就強調不是他選擇了一份事奉天主的神職工作，是天主選擇了他，要終身去做這項工作。”我對澳門基本法的了解不甚了了，但我可以想像林主教肩負的責任非常重大。澳門由殖民地時代重新回歸到中國懷抱是劃時代的轉變，像我這樣一個民族意識較重的人，從來都不喜歡澳葡政府和港英政府，但是文革的慘痛，卻不能不對特區政府抱有懷疑。回歸前，我們都缺乏信心。是的，天主選擇了林主教——澳門第一位華人主教、澳門教區的首牧，帶領着澳門教區的教育和福利事業邁進。 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我記得二０００年初夏，楊良鋆老師率領上社諸同學，為上社助學金事回校捐輸，並專程前往拜訪林主教，他說:「聖約瑟教區中學是一所私立學校，沒有接受政府的補助，在財政上是吃力的。」當年我們都似乎聽得不明白，後來似乎有點明白，無論明白或不明白，如今一切都過去了。 我望向教堂的祭壇，隱約聽到:「我們在世上的一切榮耀，都是上主所恩賜，一切榮耀都歸於全能的天主。」

總覺得林主教是走進社會的主教，也是相當的世俗化。在校友會內，林主教間中說到他與社會權貴和名人交往，他似乎很了解商界的各行各業、金融地產股市，我第一次在校友會開會時就靜靜聆聽他解釋糖心鮑魚和各種美食的吃法。他從冰箱拿出來用報紙包着的荔枝很好吃，他拿起酒杯時一再強調紅酒溫度的重要，他抽煙時充滿自信，雖然師姐們都不喜歡他抽煙。 畢竟品味生活是一種修養，他的歌聲嘹亮悅耳。記得年前在跑馬地一所會所內，校友會委員為他祝壽的宴席上，他為大家高歌一曲「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歌聲充滿感情，似乎要追溯回那逝去五十多年的歲月。歌罷，他有點感觸，他說:「我心目中的你們，永遠都是十來歲的學生。」我們都相顧而笑，儘管我們的頭髮都是人工化的烏烏黑黑，但掩蓋不了滄桑歲月在臉上的斧鑿痕跡，我輕輕按一下臉上微微突起的斑點，老妻說這些斑點是「老人斑」，只有愈來愈多的。歲月無聲消逝，一天一天過去了，反而我感覺到師生情誼一天一天深厚起來。

歌詠團在唱着:「亞肋路亞、亞肋路亞……」我把紀念特刊打開至第十二頁，一位來自國內河北信德社的編輯寫道:「臨別時，平易近人的林主教一把拉住了我，讓我等一下，然後他滿面笑容地拿出了一個紅包，非常親切地放在我的手中說，錢不多但是一個祝福!...」林主教派紅封包我們都不陌生，林主教是喜歡那世俗的玩意。記得校友會返澳共慶母校校慶時，在聯邦酒樓內，師姐就代林主教派紅封包，師姐說，林主教希望減輕我們的經濟負擔。我起初覺得有點怪怪地，但是內心卻感到他的關懷、溫情和慷慨。

年前，林主教請我吃過一次晚餐，那是機緣巧合的一次，因為那天我以為是校友會開會的日子，到了校友會會所，應門的是林主教，他說:「今天不是開會的日子，來！來！跟我一塊吃晚飯，我請客！」到了百德新街的西餐廳，我對他說：「讓學生我請老師吃一頓飯好嗎？」他回答說：「不行！」他繼續說：「我的退休金很多，用不完，我沒有負擔，但你有。」點了食物之後，我問主教要不要些紅酒，他搖搖頭說：「這裡的紅酒很貴，我喝的葡國紅酒很便宜。每年我都買便宜的新酒，放上五六年，酒味便出來了。」食物終於捧到面前來，份量可不少。主教指着我的碟子對我說：「留一些給我，我明天吃。」我立刻吩咐侍應拿碟子辦妥，像我們

這一輩年紀的人都有珍惜食物的共識。我突然想起了聖中校史和何心源校長紀念特刊，其中有描述抗戰時澳門饑荒，當時香港淪陷，澳門雖然沒有受日軍統治，但食物匱乏，食米尤缺，尤幸聖若瑟修院的神職人員和聖若瑟中學的教職員經過努力與政府周旋後，都獲得政府分配食米。提到了修院，主教打開話匣了，他由 1937 年蘆溝橋事變(當年是他的童年)說起.....，他說有關修院的歷史，他以葡文著的書也有談到。那時候，餐廳奏起了柔和的音樂聲，我問主教還有聽古典音樂嗎？他搖搖頭，我立刻記得他的興趣改為看歐洲杯球賽。林主教一向愛熱鬧，一大群人說說笑笑、飲飲食食。今天不知怎的，竟扯到了鏡湖馬路他的老家。他說，房子賣了，他告訴家人用不着分錢給他。我驚訝地他告訴我這些，怪不得師姐說主教是個直性子的人，「諗到一句講一句」。太陽底下無秘密，我直覺到他的真性情和對金錢的慷慨。他也說到年輕時漫遊歐洲，每到一地必詳寫日記，他說下次會帶來給我看。當然，我沒有看過他的遊記，晚年的主教患了健忘症。當晚餐用完，我剛把手放進衣袋裡，他一臉嚴肅說：「不要忘記是我請客!」我只得再三道謝，瞬間我瞥見他手上戴着那枚鑲上翡翠綠玉的金戒指，很多人都喜歡戴上鑲玉的金指環來炫耀自己的財富和地位。不過師姐早前告訴我，這戒指是他用幾塊錢買的假首飾，他早已料到世人的反應了。這枚戒指反是諷刺社會的一件道具。在世俗的社會裡，肩負神職宣揚主愛的林主教，他能夠深入地洞悉世情、透徹人心。他站在道德高台上，戴上戒指、剖析人性、笑傲於人間世。

辭靈儀式開始，主祭者說：「慈悲的父，我們懷着確切的希望，把林家駿主教託付在你的手中，願他與所有在基督內安眠的人，來日如基督一樣，復活起來，進入永生。」

我步出教堂，心中一片茫然，卻走到了南灣的聖若瑟中學舊址。恍惚間，那臉容瘦削穿着白袍的俊朗青年神父、騎着腳踏車，正馳騁於修院與聖中之間的馬路上。聖中舊校馬路中間的一列老榕樹，依舊樹影婆娑。那舊校的課室內，年青的神父在說：「宗教是講授人的生死問題，生從何來、死歸何處。」那本宗教教科書——「現代問題的解答」，我畢生牢牢記住，它說：「有一顆種子掉在大石的石縫裡，生命發揮了奇妙的力量，它迫使堅硬的大石裂開，最後，它長成了枝葉繁茂迎風而立的大樹。」全能的天主創造了生命，生命的努力帶來了榮耀：一切榮耀都是歸於全能的主。生命總有暫時終結的時候。別了，林主教！別了，林主教！我們都永遠懷念你！我們都永遠懷念你！

（上社 黃光聯）

<u>遲來的追悼——永遠的懷念</u>

主教健康不佳，日漸步入人生最後階段，由初期知悉錐心之痛，後來已漸漸接受；此乃生命必經過程。何況我們有宗教信仰的，雖然心中十萬個不願，也只能按照日常神職人員的訓示和開導，只是回歸天鄉，我們終有重聚的一天。故此在主教落土為安那天起，便勉力督促自己，要灑脫點，更把在追思彌撒取回來的大批禮儀紀念冊子、主教生平刊物，全部送贈給不能往參與最後送別儀式的師姐們，一來交待她們曾表達的心意，更好為她們留個紀念。 茶聚中各人也手執一份，計劃回家後，才深切細味和追悼。

個多月來，心絮不寧，坐立不安，日前收到會訊，細讀會長和宛平師妹對主教追思的悼文，一瞬間眼前文字朦朧一片.....主教的離去真的是那麼容易讓自己淡忘嗎?!

五拾年前，林家駿神父是年青一輩教友的偶像，因為他親切隨和，充滿朝氣和活力，多才多藝，就像一股清流，為保守的教會，沉悶的教條，綻出了一道耀眼的彩虹。 那時本人剛領聖洗，對教會充滿熱誠，任何神父也像是耶穌，任何修女也像是聖母，對林神父更心存敬畏，卻是可望而不可即。 後來有幸他是我們音樂理論的導師，那些樂理為我們這批不是學院派的學生，實在是相當抽象艱深，幸好林神父把音樂理論，從外文翻譯成中文，利用他的經驗，加上他的智慧把抽象變成具體，艱深變成淺易，用深入淺出的文字範例，為我們解說“和弦”“對

位法”“作曲初階”等知識，起碼我們畢業後也能利用兩年粗淺的培訓，在日後為人師表處理音樂活動時，大多數也能活學活用，更有部份同學由於神父的啟導，真的對音樂產生興趣，畢業後繼續深造成為專業人士。

接受林神父的教誨時間不長，後來知悉他調職外地，還是事後才得知。 當時少年不知愁滋味，不懂珍惜，年紀漸長，回首前塵，才察覺某事或某人原來是自己人生中重要的里程和關鍵的人物。

主教的離去，代表一個年代的終結？！那個我們曾經生活的年代是一個美好的年代，年青的小伙子，雖然不一定胸懷大志，但一定是腳踏實地，刻苦耐勞，肯拼搏，肯付出，對人誠懇，做事負責。主教半世紀來為教區，為教育，為社群成就了大事業，締造了他一生的傳奇。我們也步舞芳踪，在自己的小範疇內努力奮鬥。記得先賢曾教誨，人的成就，不一定在大事情上。如果能每天在自己的份內做好每一件小事，他也是一位有成就的人。宛平師妹說得好，我們永遠是主教的好學生，他真的以我們為傲。那管是一些小小的成就，他也在不同的人物、環境讚賞我們。以我所知，他甚至在宣道台上也再三引述他學生的成就，自己欣慰，也願別人讚賞、學習。我們這班追隨了他多年的資深委員，應該心中有數，我們每一位也是他心目中的“高材生”。事實經過生活不斷的歷練，大多已由鐵變成鋼，加上我們本質不差，總真能安身立業。他當我們每一位，何止是“高材生”，簡直是“品學兼優”，就從他極力維護同學會；就從他對我們每一位委員也視同子姪；就從他與我們相處時，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同學會能在那麼有限資源，維繫、堅持了二十多年，歷屆會長，特別是現任會長李萬益(他担了這担子超過十年)功不可沒，是絕對肯定的。但是主教二十多年來的支持、欣賞和感召，對每一位接觸到他的委員也起了積極和鼓勵的作用。主教離去了，他的年代終結了嗎？！他的自強不息、不畏強權、心繫家國、情牽社稷，真的隨他而去嗎？！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就從殯葬禮時，空群而至的仰慕者，不只華人，葡藉人士也不少。直至墓地仍絡繹不絕，依依不捨，不願離去。他輕視世物，樂善好施，那份大愛，不只恩澤身邊人，就連偶遇的過客，只要有需要，他一定施與援手，我深信他的大愛，會永遠長存我們心裏，他真的不是那麼容易淡忘！敬愛的林主教，我們永遠懷念您！

（黃潔鋆）

相見歡

一九五九年畢業的恆社同學，到今天轉瞬五十年矣，由該社同學林東源及楊志毅召集下，在九月三十日假中環華商銀行公會宴會廳舉行了五十年來難得的聚面。出席同學共十六人；關遠釗，李華廉、林東源、楊志毅、周明、黃國鏢、布兆基、鄭泳忠、唐錫斌、黃四強、林文遠、郭樹基、李萬益其中還包括分別從加拿大、上海和澳門而來的梁健英、朱昌權和何輝全。在個別方面，同學之間是有聯繫的，但如此大堆老同學專志一起，尚屬首次。我們互相邊握手邊問好，雖然說近年注重養生之道，今之老人家看起來像舊時的後生仔，經過一翻握手碰面，「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個個難逃這般模樣，伸指一算，我們這次堪稱千歲有盈之譙。

戶外正吹襲著夏季的暴風雨，中環、灣仔的交通已亂成一糟，但召集人林東源及楊志毅到得很早。最遲的同學也差不多依時於黃昏七時左右抵達。「圍爐炙肉千杯盡、聚首談心世事輕」，我們沒談別的，話題不離當年的舊校、神長、老師。那些不見了幾十年分散世界各地的老同學，如黃北松、任巖松、布焯源、賴健俊、胡源昌…都在被我們掛念及問候之列。我們畢業時人數很少，但曾就讀本班的卻很多，其中不乏半途插班、半途轉校或未及畢業便選擇了投身社會。這正好反應了受二次大戰及內地解放戰爭時所影響的澳門，當代學生們大來大去的動盪情況。如果由小學一年級全程就讀至高中畢業的則祇有何輝全一人，這個難能可貴的資歷，在那個年

代簡直如鳳毛麟角。我們那兩位身負召集人任務的同學，滿腔熱忱，當晚送出了精心訂製的恆社生日蛋糕，這個吹爝燭及揮刃切糕的榮耀，自然眾望所歸地留給何輝全學長了。

接近聚餐完畢，召集人楊志毅提議以後每十年相約見面一次。有同學和議但嫌十年時間太長，擔心屆時無牙嚥食。有同學提議以後的聚會儘可能輪流在不同的城市舉行。有同學提議趁著尚有頭髮先行影張集體相留念…

外邊仍然下著很大的雨，雖然氣氛很好，可是我們今天卻不能不回家。

（1959 恆社 李萬益）

這是一個真實個案，真有其人，確有其事。

可是，我不希望大家完全照樣學習。

友人A君於1972年3月中旬，用一萬二千多元買了四百股九龍倉股票，每股31.5元。為什麼要買這股票？他解釋，第一個理由，是當年海運大廈正式啟用，公司將有不錯的增長。第二個理由，整條廣東道靠近海岸一帶的土地，都是公司的物業，他明白「有土斯有財」的道理，將來發展起來，創造的財富是不得了。所以，他決心買入這股票。

他的眼光果然不錯，買入股票之後，價位一直穩步上揚。到了9月中旬，股價是95.75元。他是滿足了，把股票賣出，賺了二萬五千多元。其後三年，他沒有買過任何股票。1976年初春，他用三萬元首期，向銀行借貸七萬元，用分期付款方式買入一個樓花預備自用。1978年六月，他與家人一起搬進新屋居住，一住就住了十三年。1991年，A君的工作機構，有宿舍配給他及家人，租金1,000元，頗為廉宜。因此，他將舊居賣出，得到九十五萬元現金。

現在，我替他計算一下。依照1978-1991年租值評估，以平均月租1,800元算，住了13年租值已超過二十八萬元。換句話說，他的物業替他節省了十萬元以上。【首期30,000元＋每月供款合共145,000元＝175,000元】

賣掉房子，得到九十五萬元實際資金，本來沒有甚麼特別好說。可是隨後的投機買賣，才令人驚嘆。

1993年春天，國企開始進入香港交易所，以H股形式掛牌買賣。你還記得首隻H股是甚麼股票？是青島啤酒不錯。當H股開始買賣後，股市迅速掀起一陣熱潮。A君冷靜，保持清醒的頭腦，並沒有參與買賣。同年六至七月，股市全面寂靜下來，也不知發生了甚麼事。8月中，股市仍然是一片寂靜，可是指數波動的範圍很窄，A君抓着這個機會進場。匯豐銀行的股票是股市的火車頭，剛巧當時合併了英國的蘇格蘭皇家銀行，在歐洲市場奠下擴展業務的基石。因此，歐洲各大基金甚為捧場，令到匯豐股價進入長期上升軌道上。A君判斷股價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間。為了擴大投機收益，果敢地用一百萬元買入百富勤發行的匯豐認購證(WARRANT 576)，每股二元，共有五十萬股。買入一個月後，市場仍然很靜，認購證停在二元左右。九月下旬，市場開始蠢蠢欲動，交投量愈來愈大，匯豐股票不斷上漲，從而帶動認購證大幅飆升。到了翌年一月初，已升破六元的價位。A君當時絲毫不猶疑，就把五十萬股全部出售，得回三百多萬元現金。由1972年的一萬二千元，變成1994年的三百多萬元，增值250多倍，真令人羨慕！

A君的傳奇經歷仍未完結，1994年夏天，他用三百六十萬元在半山區買了一個物業出租，直至2009年5月租約期滿，一共收了五百多萬元租金，扣除每年的物業稅，收入仍多過四百萬元。到了今年六月，他看見樓價愈升愈急，於是以一千二百多萬元把物業賣了。

現在總括的說，經歷了37年(1972-2009)時光，他可以把12,000元變成12,000,000元！正是放大一千倍，一點也不誇張。同一段時間，恆生指數由300點升到22,000點（1972年春天至2009年冬天），升幅僅有七十餘倍。這個案告訴我們，在適當時候作適當的投資或投機，是多麼的重要。

A君這個案，相信今後很難再在香港發生。可是，在祖國深圳河以北的大地上，也許還有不少的機會！

（明社　鄧耀忠）

＊　編者按：本期會訊印刷費及郵費由鄧耀忠同學贊助，特此鳴謝！